

四川文藝出版社

童話金庫

2



中外童話精品集粹

童話金庫

冰心題

2

四川文藝出版社

---

顧 問：冰 心 嚴文井

名譽主編：樊發稼

---

主 編：李 雙 張 憶

---

編委：周 星 劉 勇 張 憶

李 雙 劉憶芬 李 丹 句承益

谷聲應 鄭啟榮 汪 濤 阮 航

---

## 查尔斯·金斯莱

### [作者简介]

查尔斯·金斯莱(Charles Kingsley(1819—1875)、英国作家。毕业于剑桥大学,做过牧师。童话《水孩子》是他的名作之一,是为他的小儿子所作。这个童话描写一个扫烟囱孩子汤姆,孤苦伶仃,挨打受惊,成天生活于痛苦之中。在一次奔逃中不慎跌入水中,水仙女帮助他渐渐洗净黑暗生活蒙在他身上的灰尘,使他成了一个水孩子。从此汤姆与其他水孩子一起不停地做好事,在水中愉快地生活着。在西方,《水孩子》极受青睐,1906年被牛津大学选定为儿童教科书。

## 水 孩 子

远有一英里，下去有千英尺。汤姆发现的就是这样，不过表面望望花园里那个拔草的穿红裙的妇人，好像扔一块石子就能打中她的脊背，甚至于扔过石谷打到对面的岩石。

谷底不过是一块田那样宽，沿着谷的那一边流着那条小河。再过去，是灰色的巉岩、灰色的高原、灰色的石级、灰色的沼泽，一直伸到天边。

这是一片幽静、沉寂、富饶、幸福的地方，看上去它只是地面上的一条又窄又深的石缝，非常之深，而且非常之偏僻，连那些坏妖精都简直找不到这里。这地方叫做凡谷。

汤姆就这样走下去。他先走下三百英尺的斜坡。坡上满生着石楠，夹着松松的褐色的砂砾，比一把锉刀还要粗糙；所以当他跳跳蹦蹦沿着坡子下来时，他那可怜脚跟可不是个滋味。可是他仍旧觉得用一颗石子就能扔到花园里。

接着他又走下三百英尺的石灰岩，一个坡接一个坡，就像有人事先用尺量好，然后用凿子凿了出来的一样笔直。上面一棵石楠也没有了。

可是有一处小青草坡，上面铺满了美丽极顶的各种花草，有石蔷薇、虎耳草、茴香、薄荷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香草。

后来他跳下一块两英尺高的石灰石。

这里又是一片花草。

后来又跳下一个一英尺高的石阶。

这里又是五十码的一片花草，可是却像人家屋顶一样陡，汤姆只好坐在地上滑下去。

随后又是一个石坡，有十英尺高。到这里他只好停了下来，沿着边上爬行，寻找石缝；因为如果失足滚下去，他就会一直滚到那老妇人的花园里，把她吓昏。

后来，他找到一条阴暗的狭缝，里面长满了绿梗的羊齿草，就像人家客厅里挂在花篮里的一样。他就这样手脚齐来，从石缝里爬下去，如同爬下烟囱一样。随后又是一处草坡，又是一个石级，就这样下去，一直到——唉，天呐！我真巴不得完结呢；他也巴不得这样。然而他还以为他能用一颗石子就能够扔进老妇人的花园里去呢。

他总算走到一处树木茂盛的地方，那里有长着背面是银灰色的大叶子的白木树和山栎、山栎之类。树木下面望去全是巉岩、石缝和大片大片的羊齿和芦草。从树木中间可以望见闪映的河流，而且听见河水流过白石子时发出来的声音。汤姆并不知道下面还有三百英尺呢。

你朝下望也许会觉得头晕；可是汤姆并不觉得。他本来是个勇敢的扫烟囱的小孩，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高崖上面时，他并不坐在地上哭叫爸爸（不过他也从来没有一个爸爸可以哭叫），他说，“啊，这正合我的心意呢！”他虽然已经很疲倦，但仍旧走了下去，爬过树桩和石头、芦草和巉岩、矮树和杂草，就好像他天生是个快快活活的小黑猴，长了四只手而不是两只手似的。

然而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瞧见那个爱尔兰女人跟在他后面。

可是他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。高高地挂在沼地上的太阳已

经把他烤干了；那多树的山岩上潮湿的热气，把他烤干得更厉害。汗水从他手指尖和脚趾尖上淌出来，把他洗得干干净净，他在一年中从没有这样干净过。可是不用说得，他走过的地方却被他弄脏了，脏得很厉害。那座巉岩从此以后就留下一大块黑迹，从岩顶直到岩脚。而且从那时候起，凡谷的黑甲虫也比从前多得多，不用说，起因也是由于汤姆。原来那些黑甲虫的始祖正要去结婚，穿了一件天蓝色大衣，下面是大红的皮绑腿，就像园丁养的一条狗，嘴里衔了一朵樱草花时那样漂亮。就在这时候，汤姆的汗水把它染黑了；它的子子孙孙从此也都是黑的了。

他总算走到底了。可是再一看时，还是没有到底。这在下山的人也是常有的事。在岩脚下是一大堆一大堆从上面落下来的石灰石；大大小小都有，小的有你的头大，大的有邮政马车那样大。石头中间的洞穴里长着芬芳的大羊齿草。汤姆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石头走完，就又走进太阳照着的地方。接着突然一下子，就像一般人那样，他觉得支撑不住了。

小家伙，你一生如果要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那样度过，不管你怎样的强壮健康，你都得准备在一生中有几次支撑不住的时候。而且到了你支撑不住时，你会发现你的心情是非常颓丧的。我希望你碰到这样一天时。能有一个坚强的、忠实的、撑得住的朋友在你身边。因为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得像可怜的汤姆一样，唯一的办法是躺在原来的地方，等待机会。

他不能再走了。太阳非常热，可是他浑身打着冷战。他肚子里空空的像要呕吐。在他和那所村舍之间，只隔开一片二百码的平坦草场，然而他走不过去。他能听见河水就在一块田地那边淙淙流着，然而在他看来，就好像是在一百码外面一样了。

他倒在地上不动，引得黑甲虫爬到他的身上来，苍蝇也歇在他的鼻子上。如果不是那些蚊子苍蝇对他发了慈悲心，我就不知道他几时能够起来。可是那些蚊子在他耳朵里打雷打得非常响，那些苍蝇见到他手上脸上没有煤灰的地方就吮吸，这样终于使他苏醒过来。他于是歪歪倒倒走去，爬过一座矮墙，由一条小路走到村舍的门口。

原来是一座整洁精致的村舍，园子四周都是水松的篱笆，修剪得很齐整。园子里面也种有水松，剪成孔雀、长喇叭、茶壶和各种怪模怪样的东西。从敞开的门内传来一片就像是青蛙的呱呱声，表明它们知道明天要大热特热。至于青蛙怎么会知道的，我可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而且谁也不知道。

汤姆慢慢走到门口，门上的铁线莲和蔷薇都长遍了；他向门里窥望，心里有点儿害怕。

屋子里面坐着一个非常慈祥的老婆婆，她坐在空壁炉旁边，壁炉里放了一盆香草。她穿着红裙子，和一件凸纹的短衫，戴一顶干净的白帽子，上面遮了一条黑绸巾，在下巴上扣好。在她脚下，坐着一只老得不能再走的雄猫；对面两条长凳上坐着十来个衣服整洁、脸色红润、肥头胖脑的孩子，在那里学字母，叽叽呱呱地吵成一片。

好一座令人喜爱的村舍呀，地上铺的是发亮的清洁的石板，墙上挂了些古怪的旧画，一口古老的黑榉木碗橱，里面放满了雪白的白瓷酒杯和铜盘子，屋角一架鹧鸪钟<sup>①</sup>。汤姆才一出现，那只鹧鸪立刻叫起来，并不是因为它看见汤姆害怕，而是现在刚巧是十一点钟了。

<sup>①</sup> 一种旧式的钟，每逢报时的时候就有一只鹧鸪出来叫唤。



那些孩子看见汤姆又脏又黑的样子，全都吓坏了，女孩子哭起来，男孩子哈哈大笑，都很不礼貌地向他指指戳戳。可是汤姆太疲倦了，一点不以为然。

“你是谁，你要什么？”老婆婆叫道。“一个扫烟囱的！走走。我这里不许有扫烟囱的人进来。”

“水。”可怜的汤姆说，声音非常低。

“水？屋子后面多着呢。”她说，声音很严厉。

“可是我去不了；我又饿又渴，人都快死了。”说完说话，汤姆就倒在门口台阶上，头抵着柱子。

老婆婆戴着眼镜把汤姆看了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三分钟，然后说：“他病倒了。孩子总是孩子，不管是不是一个扫烟囱的。”

“水啊！”汤姆说。

“天啊！”老婆婆说了这一声，就放下眼镜，起身走到汤姆面前。“水对你不好。我给你牛奶喝。”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房间里，拿了一杯牛奶和一块面包过来。

汤姆一口气就把牛奶喝光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精神复原了。

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老婆婆说。

“从那边沼地跑来的，”汤姆说，朝天上指指。

“从哈特荷佛来的吗？而且翻过卢斯威特岩下来的吗？你不要是说谎吧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说谎呢？”汤姆说，头又靠在柱子上。

“你怎么上得去呢？”

“我从哈特荷佛府跑过来的。”汤姆这时又疲倦又没有指望，简直没有心思编出一套话来，也来不及编，所以三言两语把事实经过告诉了她。

“老天保佑你！那么你没有偷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老天保佑你！我可不敢保。怎么，上帝因为这孩子是清白无辜的，所以指引他的路！离开爵爷府，走过哈特荷佛泽，又翻过卢斯威特岩！如果不是上帝指引他，哪儿听说有这种事情呢？你为什么不吃面包？”

“我吃不下。”

“面包不错呀，是我亲手做的。”

“我吃不下。”汤姆说，就把头靠在自己的膝盖上，接着问：

“今天是星期日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为什么应当是星期日呢？”

“因为我听见教堂的钟敲得像星期日的一样。”

“上帝保佑你！这孩子病了。你跟我来，我找个地方给你休息一下。如果你稍微干净一点，我就看在上帝的面上，把你放在我自己的床上了。不过你上这里来。”

可是汤姆打算站起来时，人又疲倦又发晕，只好由她扶起来，领着走。

她带他到屋外一所草棚里，扶他睡在一堆柔软芬香的干草和一条旧毯子上，叫他睡一觉休息休息。过了一个钟点。等放了学，她再过来看他。

这样她重又进屋子去了，满以为汤姆立刻就会沉沉睡去。

可是汤姆并没有睡觉。

他不但没有睡觉，而且翻来覆去，乱踢乱蹬，不成样子。他觉得浑身滚烫，渴望跑到河里去凉一下，后来他半醒半睡，梦见自己听见那个小白姑娘向他叫：“唷，你真脏呀，快去洗洗。”后来又听见那个爱尔兰女人说：“那些愿意清白的人，他们将得到清白。”后来他听见教堂的钟声敲得非常响亮，而且就在他附

近；不管刚才老婆婆怎样说不是星期日，他肯定准是星期日。他要做礼拜，看看教堂里面是什么景象。可怜的小家伙，他一生中从来就不曾进过教堂啊。可是他这样浑身的煤灰和肮脏，人家决不会放他进去的。他得先到河里洗洗。他大声跟自己说了又说：“我一定要干净一下，我一定要干净一下。”不过因为他是半醒半睡，说这话时自己并不知道。

忽然间，他发现自己并不躺在草棚里的干草上，而是站在一片草场中间，面临着一条路，前面就是小河。他一面自言自语：“我一定要干净一下，我一定要干净一下。”许多孩子生病时，常会在睡梦中从床上爬起来，在屋子里乱走。汤姆也是这样，两条腿就在睡梦中走到草场上去。可是他自己一点不觉得惊奇。他走到小河边，在草地上躺下，望着下面清澈的石灰泉，泉底下清洁的石子一颗颗放着光彩。水里的小鱗鱼看见汤姆的一张黑脸，吓得四散逃走。汤姆把手浸在水里，觉得水非常清凉。他说，“我要变一条鱼。我要在水里游泳。我一定要干净一下，我一定要干净一下。”

说完，他就急急忙忙把身上所有的衣服脱掉，有些衣服都给他扯破了，不过这些衣服已经又旧又烂，自然很容易就扯破了。这时他把两只酸痛脚伸在水里，然后两条腿又伸进去。他入水愈深，他脑子里的教堂钟声就敲得愈响。

“啊，”汤姆说，“我一定要赶快把自己洗干净。现在钟声敲得很响了，不久钟声就会停止，教堂的门就会关上，我就永远进不去。”

汤姆错了，因为英国的教堂在做礼拜时始终是开着，随便哪个都可以进去，不管是教徒不是教徒。不过汤姆并不知道这一点。不仅如此，许许多多别人家应当知道的事情他都不知道。

啊。

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见那个爱尔兰女人。这时候她已经不是跟在他身子后面，而是走在他的前面了。

原来那爱尔兰女人在汤姆来到小河边之前，自己已经走进又清又凉的河水里去。她的披巾随水飘去，绿水草飘来围着她的腰，白莲花飘来绕在她的头上，河里的仙女全从河底下跑上来，用胳膊抬着她到了水底下。原来她是这些仙女里面的仙后；而且可能也是另外许多仙女的仙后呢。

“你往哪里去的？”

“我去弄平病人的枕头，把甜蜜的梦想低声地灌进他们的耳朵。我打开村舍的窗户，把闷人的空气放出去。我劝诱小孩子离开阴沟和滋长疟疾的臭池塘的边上。我拦阻女人走进酒店的门，并且挡住那些男人打自己的老婆。我尽我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不肯帮助自己的人。我做的还很不够，但是做起来却很吃力。我还给你们带了一个新来的小弟弟，一路照应着他到了这里。”

那些仙女听说要有个小弟弟来了，全都开心得笑起来。

“可是大家记着，不能让他看见你们，或者知道你们在这里。他现在还只是个野人，就像那些生生死死的鸟兽一样。他得从那些生生死死的鸟兽身上学到教训，因此你们都不能跟他玩，或者说话，或者让他瞧见你们；只能够保护他不受到伤害。”

这样一说，那些仙女都闷闷不乐起来，因为她们都不能跟这个新弟弟玩。不过她们一向都是很听话的。

仙女又顺着小河飘下去了，她去的地方也就是她来的地方。可是这一切，汤姆当然没有看见或者听见。即使他看见或者听见，对于这故事恐怕也不会两样。因为他这时又热又渴，而且非常渴望使自己干净一下，所以赶忙一头钻进那清凉的河水里

去。

他钻进水里没有两分钟，立刻就沉沉睡去，而且有生以来从没有睡得这样安静、这样畅快、这样舒服过。他梦见今天早上走过的青草地、大榆树和那些睡着的牛。这以后他就什么都梦不见了。

他所以能够这样快活地睡去，理由很简单，然而人家始终弄不明白，其实只是因为那些仙女把他收留下来罢了。

那位好心的老婆婆在十二点钟放学的时候回来看汤姆，可是汤姆并不在。她去找他的足迹，可是地上非常坚硬，连一个足迹也不见。

老婆婆就这样含怒地又进去了，当作汤姆用一套假话欺骗了她，先假装生病，然后又溜掉。

可是第二天她就改变了看法。

话分两头，当时约翰爵爷和其余的人追赶汤姆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终于不见了汤姆的踪影，只好回去。他们的样子非常像一群木鸡。随后约翰爵爷听到老保姆的一番话，那班人就更加像木鸡了。后来，那穿白衣服的姑娘爱丽小姐把全部情形说出来之后，他们就更加像木鸡了。她说，她看见的只是一个可怜的薰黑的扫烟囱小孩，一面哭，一面抽噎，预备重又回到烟囱里去。当然，她吓得非常厉害，这也是难怪的。事情仅仅就是如此。房间里的东西一件也没有拿。从那孩子的一双煤污的小脚脚印可以看出，这孩子是老保姆抓到他之前，就没有离开炉毯一步。这完全是弄错了。

这样，约翰爵爷就叫葛林回去，并且告诉他，如果他肯把

这孩子好好地带来对证一下，一点不打他，就赏给他五个先令<sup>①</sup>；依照约翰爵爷以及葛林的想法，汤姆总是溜回家去了。

可是那天晚上，汤姆并没有回到葛林先生家里。葛林只好上警察局去，请局里打听汤姆的下落。但是到处都打听不到。至于汤姆已经跑过那些大沼泽到了凡谷那边，那就跟汤姆跑到月亮上去一样，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

第二天，葛林先生苦着一副脸到哈特荷佛府来。可是当他到达那边时，约翰爵爷早已上山去，而且跑得很远了。葛林只好在下房里坐了整整一天，喝喝强烈的麦酒解闷。因此远在约翰爵爷回来之前，他的愁闷早已烟消云散了。

原来头一天晚上，约翰爵爷在床上简直睡不着。他跟他的妻子说：“亲爱的，那孩子一定跑到沼地里去，迷路了。可怜的孩子，他使我的良心非常不安。不过我自有办法。”

因此，第二天一早五点钟他就起身，洗了个澡，穿上他的打猎装束，扣上绑腿套，就上马房去。他命令手下人把他打猎的小马牵来，叫马夫骑着自己的小马，叫管猎狗的和他的手下，和手下的手下，和小马夫牵来一头有小牛那样大的大猎狗。那狗用皮带拴着，狗身上斑斑点点的颜色就像一条石子路，两耳和鼻子的花纹像桃花心木的花纹一般，喉咙叫起来像钟声一样洪亮。那些人把猎狗牵到汤姆逃进树林的地点。猎狗发出洪亮的叫声，把它晓得的事情全部告诉他们。

随后猎狗又把他们引到汤姆爬过的那道墙。他们把墙推倒一处，都跨了过去。

那只聪明的猎狗又引着他们走过那些沼地，一步一步地走，

<sup>①</sup> 先令是英国的货币名称。

走得非常慢，原因是，你知道，汤姆的气味经过一天的时间，再被太阳一蒸晒，已经不大闻得出了。不过老约翰爵士也真有他的鬼心眼，他早上五点钟爬起来就是这个缘故啊。

终于那狗走到卢斯威特岩的顶上，在上面狂吠不止，并且朝着大家的脸望，那意思等于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他从这儿下去了！”

他们简直信不了汤姆会逃得这么远。等他们再把那座危岩望望时，他们更加信不了汤姆会敢下去。可是如果狗是这样说的，那一定是真的了。

“上帝饶恕我们啊！”约翰爵士说。“这孩子如果找到的话，那一定是在岩下面跌死了。”

他的大手在大腿上一拍，又说：“哪个爬到卢斯威特岩下面去，看看那个孩子还活着不？唉，我假如年轻二十岁的话，我就亲自下去了！”后来他又说：“哪个能够把这孩子救上来，就赏给他二十镑<sup>①</sup>！”

在这一群人里面，有一个小马夫，真的，一个很小的小马夫，骑马到汤姆住的院子那边，通知汤姆上哈特荷佛府来的那个小马夫就是他。他说：

“二十镑倒无所谓，单单为了救这孩子，我也要下卢斯威特岩走一趟。这孩子讲话非常有礼貌，在扫烟囱的孩子里面，再找不到第二个了。”

这样他就爬下卢斯威特岩去。在岩顶上是那样一个穿得漂亮的小马夫，到了岩下面，却变成个衣服破烂的叫化子了。原来他把绑腿套弄破了，把马裤也撕破了，把上褂也拉破了，把

<sup>①</sup> 镑也是英国货币名称，一镑等于二十个先令。

背带也挣断了，把皮鞋也绷破了，把帽子也丢了，更糟糕的是，把衬衫上一根别针也丢了。别针是金的，小马夫一向就很珍爱这根别针，所以对于他说来的确是很严重的损失，可是汤姆仍旧到处找不着。

这时候，约翰爵爷和余下的人都已骑马兜了过来。他们先向右足足跑了三英里，然后再折回来，进了凡谷，并且到达岩下。

当他们走到老婆婆的学校时，小孩子们全都跑出来看他们。老婆婆也出来了。她看见约翰爵爷，行了一个很深的礼，原来她是约翰爵爷的房客。

“怎么样，太太，你好吗？”约翰爵爷说。

“愿你的福气就像你脊背一样宽。”她说。“欢迎你光临凡谷；不过你难道在这种天气也打狐狸吗？<sup>①</sup>”

“我真的在打猎，而且打的是个特别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这是好心，你今天早上样子这样发愁是什么缘故？”

“我在找一个迷失的小孩子，一个扫烟囱的。他从我那里逃出来的。”

“啊，哈特荷佛，哈特荷佛，”她说，“如果我把这孩子的下落告诉你，你能不能不伤害这个可怜的孩子呢？”

“决不，决不，太太。我们那时完全出于一个糟糕透了的误会；把他从我的家里追赶出来，猎狗把他的踪迹一直追索到卢斯威特岩上，下面就……”

老婆婆听到这里，也不等他说完，就叫了出来。

“原来他告诉我的毕竟是真话啊；可怜的小宝贝！”接着她

<sup>①</sup> 猎狐狸在秋冬之交，现在是夏天，所以她这样说。



就把全部事实告诉了约翰爵爷。

“把狗带到这儿来，放它去找。”约翰爵爷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就咬紧牙关再不开口了。

那狗立刻就去找起来。它跑到村舍后面，穿过那条路，穿过草地，又穿过一处小赤杨丛。在赤杨丛那边一棵赤杨断株上面，他们看见放着汤姆的衣服。这样他们全都明白了。

那么汤姆呢？

啊，现在到了汤姆的奇遇里面最奇怪的部分了。汤姆醒来时（他当然要醒来的，因为孩子睡足之后，总是要醒来的），发现自己在河里游着，身体只有四英寸长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，只有三·八七九〇二英寸长，而且在自己咽喉两边耳下腺的部分长了一对外鳍（我希望这些专门名词你都懂得），就像一条吸血水蛭的两只鳃一样。汤姆当作这是花边做的领子，直到他拉了觉得疼痛时才决得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碰。

事实上，那些水仙已经把他变做一个水孩子了。

可是那些约翰爵士、管园子的、马夫等等却上了一个大当。他们看见水里面一个黑东西，说那是汤姆的身体，他已经淹死了，一个个说不出来的难受。他们完全错了，汤姆好好的活着，而且从来没有那样干净过，快活过。那些仙女，你知道，在急流里把他洗得非常干净，不但把汤姆身上的肮脏洗掉了，连他的脏腑都给洗过了。这样，真正的汤姆就从里面洗了出来，并且游走了。他就像那些蚌的幼虫一样，先用石头和丝做了一个茧，然后在茧上钻了一个洞，自己钻了出来，仰着面游到河边，在河边把自己的外壳挣裂，就变成蚌，四只褐黄色的翅膀，长腿长角。蚌都是些傻瓜，人家夜晚开着门，它们就会向蜡烛扑去。现在汤姆安安稳稳脱掉他满是煤灰的旧外壳，我